



吴历及其“天学诗” (六)

文 | 徐晓鸿



吴历约有十年在上海牧会，方豪先生认为：“所谓在上海十年者，以上海为根据地，有时亦偶往嘉定、常熟或苏州等处。”¹嘉定旧称嚆城，也是渔山经常工作的地方，费赖之（Aloysius Pfister, 1833-1891）所作的《吴历神甫传略》称：“虽然他年事已高，而出门赶路，仍乐于步行，劝化教外人总是满腔热忱。他的言谈，常不外乎有关天主的事理。”²他与信徒关系融洽，相得甚欢，水程陆路，昼夜奔忙，使我们看见了一个好牧者的形象。《十年海上》，就是对他传道生活的描绘，原诗是这样写的：

城近浦横郭，
上海城近了黄浦江穿越城郭，
西东路不遥。
从西到东没有感到路途遥远。
村行纺处月，
夜间经行村庄妇女月下纺纱，
艇待渡时潮。
要乘小船过江须待潮水涨起。
道化³欣相得，
以道教化他人欣喜互相投合，
土侬⁴熟便招。
当地人只要是熟识就打招呼。
十年劳未倦，
十年来传道艰辛从未敢倦怠，
忘却鬓霜凋。
却早忘记两鬓已经变白脱落。

吴历早出晚归，牧养工作十分艰辛，在《浦归》一诗中他写道：

黄浦东归夜二更，
从黄浦江东岸归来已是深夜二更天，
海潮江雨合纵横。
上涨的海潮和江面的大雨纵横交错。
风波任尔兼天涌，
大风与波涛任凭你连天的汹涌澎湃，
我自睡眠舟自行。
我只管睡觉小船自会带我到目的地。

渔山虽年迈力衰，仍尽心竭力，积极做好牧养工作，他在《牧羊词》中写道：

渡浦去郊牧，
渡过黄浦江牧养郊区信徒，
纷纷羊若何？
那么多群羊现在怎么样了？
肥者能几群？
能够吃饱肥壮的现有几群？
脊者何其多！
缺乏喂养的贫瘠者何其多！
草衰地远似牧迟，
供应不足路途遥远牧者总是来的迟，
我羊病处惟我知。
实际上我的羊群病在哪里我都知道。

前引唱歌无倦情，
进前引导高唱赞美从来也不敢倦怠，
守棧驱狼常不卧。
看守羊圈驱豺狼警醒经常不躺卧。
但愿长年能健牧，
但愿长年主赐康健尽心牧养主群羊，
朝往东南暮西北。⁵
勤劳做工哪怕是早往东南晚去西北。

吴历，年老体弱，身体不是太好，在《渡黄浦》中生动地描绘了他去主持终傅礼时，过江途遇潮汐的艰险。原诗如下：

潮初来，
潮水开始涨上来，
客满渡船不敢开。
客流爆满的渡船不敢轻易开船。
势若雨冲万骑过，
瓢泼大雨气势如千万铁骑冲过，
海鱼掷起鸟惊堕。
海鱼被浪涛卷起鸟儿惊恐落地。
我因顾病⁶向浦东，
我因为主持终傅礼而赶往浦东，
欲往正值秋潮大。
正要前往的时候正值秋潮大涨。

潮大如山即衰矣， 砰訇的潮水大如山随即却消逝，
纷纷争渡去复来， 来来往往的人们纷纷争相竞渡。
歌杂悲啼橹声哀。 歌声交织啼哭声和悲哀的橹声，
不知凿此初何意？ 真不知道开凿河道的本意何在？
随设险危于其地。 随时随地危险都会临到该地方。
莫为重利轻是波， 不要只为赚钱轻视波涛的危险，
风波名利两应避。 风波像名利一样两样都须规避。
须臾潮平落照湿， 不一会潮水渐平落日渐没水中，
两三舟子⁷沙间立。 两三个船夫站在沙滩催促客人。
招我登舟不及停， 招呼我登舟后边不再有船停靠，
却恐病转人危机。 唯恐要去探望的病人陷入危险。
渡浦渡浦莫迟误， 渡过黄浦渡过黄浦别迟疑耽误，
来朝顾病浦西路。⁸ 明晨还要主持终傅赶路去浦西。

《闻有学道者来》是吴历接待慕道者的一篇佳作，学道者还没有来，他的内心已经激动不已，从中我们看到了作为牧者的他，听到有人来学道是多么的高兴，原诗写道：

何地无达生，⁹ 什么地方不受世间事务缠累，
道在岂乏士。 真道常在岂会缺少领受的人。
空谷应有音， 即使是空旷山谷也会有回声，
剥啄¹⁰颇相似。 现在的叩门声与之何其相似。
门设¹¹居常开， 庭院的大门平常总是敞开的，
馆虚林静里。 虚掩的书馆在安静的树阴里。
典籍古与新，¹² 基督的典籍分为旧约与新约，

注 释

1. 方豪：《中国天主教史人物传》（中册），第211页。
2. 见费赖之：《明清间在华耶稣会士列传》，梅秉骏译，天主教上海教区光启社，1977年。第455页。
3. 道化：以道化人。《谷梁传·注》：“五帝之世，道化淳备”。相得：相互投合。笔者注。
4. 土依：犹土人，本地人。依，对人之称。《乐府诗集·浔阳乐》：“鸡亭故依去，九里新依还”，吴方言称他人人为依。笔者注。
5. 吴历：“牧羊词”，见《三余集》（卷三），引自吴历：《吴渔山集笺注》，第264-265页。
6. 顾病，据方豪教授解释“乃江南一带教会习用名词，指旧所云终傅圣事也”。终傅为天主教“七礼”之一。信徒年迈或因病临终前，由神父用祝圣过的圣油（一般为橄榄油）敷擦病人的耳、目、口、鼻和手足，并诵念经文，以减轻形神困苦，赦免罪过。笔者注。
7. 舟子，即船夫。《诗经·邶风·匏有苦叶》：“招招舟子，人涉印否。”笔者注。
8. 吴历：“渡黄浦”，见《三余集》（卷三），引自吴历：《吴渔山集笺注》，第266页。
9. 达生，典出《庄子·达生》：“达生之情者，不务生之所以为。”其注云：“生之所无以为者，分外物也。”后人以达生为不受世物牵累之意。谢灵运《斋中读书》云：“万事难并欢，达生幸可托。”笔者注。
10. 剥啄，叩门声。高适《重阳》：“岂有白衣来剥啄，一从乌帽自欹斜。”笔者注。

蠹藏饱欲死。¹³

蛀书虫藏在里面饱得要撑死。

我恐白云深，

我总是担心山中的白云太浓，

山经迷行止。

山间的岔路会让人迷失方向。

夕阳下苔阶，

落日从台阶上的苔藓处退去，

堂钟自鸣迟。

客厅的自鸣钟迟迟没有报时。

格所感动。上洋陶淑就是其中的代表，他的《呈渔山吴师》满怀仰慕之情，诗中写道：

延陵旧裔¹⁶独超群， 延陵名门的后裔独特与众不同，

铎铎东南绝世氛。 铎铃声东南响彻杜绝世上纷扰。

自喜辞家游圣域，¹⁷ 自己甘愿辞别家人到异域游历，

不贪入禁荐雄文。 不贪恋入仕做官而荐雄辩文章。

光分天阙尘寰晓， 天上的荣光分开照亮尘世破晓，

声彻云霄海宇闻。 美名响彻云霄国内外都能听闻。

偏是腐儒持管见， 偏有那些腐儒操持着一管之见，

甘为自弃负殷勤。 甘心自弃恩典辜负了劳苦辛勤。

吴历晚年体弱多病，仍坚持牧养教会，一人牧养数千信徒，而且面积广大，路途遥远，渔山疲于奔走。他在诗中写道：

冻骨年年似竹斑，¹⁴

骨头冻僵老年斑好像斑竹，

土炉薪火且消寒。

泥炉点着柴火为着能驱寒。

岂知暖觉超怀¹⁵见，

哪知温暖感觉如内心明道，

顾病不辞渡浦难。

为终缚不辞渡过浦江艰难。

康熙五十七年（1718），吴历去世，葬于上海南门外陆家浜耶稣会墓地，墓碑题：“天学修士渔山吴公之墓”。墓碑说：“公讳历，圣名西满，常熟县人，康熙二十一年入耶稣会，二十七年登铎德，行教嘉定、上海。五十七年在上海卒于圣玛弟亚瞻礼日，寿八十有七。”¹⁸作为著名画家，吴历留下许多传世的佳作，其中非常可贵的是吸收了西洋画法，代表作如：《松鹤鸣琴图》（藏于故宫博物馆）、《湖天春色图》（藏于上海博物馆）、《雪白山青图》（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院）等数十幅作品。笔者有幸亲睹上述作品，深饱眼福。

吴渔山出身书香门第，却遁世修道，他的诗歌独树一帜，自称“天学诗”，为基督教中国化做出了极为有益的尝试。可惜的是由于东西方文化政治背景的不同，长达百年的礼仪之争导致了自康熙始的长期禁教，明清之际的天主教遭受严重挫折。吴历的天学诗成为绝响，其著作被束之高阁。无论如何作为大明遗老，一代书画家和诗人，吴历都应有其自己的历史地位，何况他又是基督徒呢。谨以此文，唤起对这位前贤的纪念。

（未完待续）

注 释

11. 门设二句，源自陶渊明《归去来兮辞》：“园日涉以成趣，门虽设而常关。”此处反用其意，谓门虽设而常开，以待学道者到来。笔者注。
12. 典籍古与新，指圣经。天主教旧称旧约为古经，称新约为新经，故云。笔者注。
13. 蠹藏，指蛀书虫藏在圣经里，比喻很久没有学道者来，圣经被束之高阁。笔者注。
14. 似竹斑，即有如斑竹。斑竹，竹身有紫色或黑褐色的斑纹。此处形容老年人的皮肤。笔者注。
15. 超怀，指超性之胸怀，这里指内心明白真道。笔者注。
16. 延陵，古邑名，春秋吴邑。延陵公子季札因让国避居（一说受封）于此。故址在今江苏常州市。旧裔，按吴历家谱，为延陵季子之后裔。笔者注。
17. 圣域，指澳门，当时在葡萄牙人治理下，因为吴历曾在那里学圣道，故称。笔者注。
18. 墓碑拓片见谭志成：《清初六家与吴历》，见陈垣：“吴渔山先生年谱。”引自陈垣：《中国现代学术经典-陈垣卷》，石家庄：河北教育出版社，1996年8月，第1版。第813页。